

城堡

阿·约·克罗宁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7-5327-1032-7/I·558

定 价： 5.50元

〔英〕阿·约 克罗斯

城 堡

主 万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A.J. CRONIN
THE CITADEL

本书根据伦敦 Victor Gollancz Ltd. 1937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共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城 堡

〔英〕克罗宁著

主 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6 插页6 字数338,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41,001—43,000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ISBN7-5327-1032-7/I·558

定价：5.50元



阿·约·克罗宁

第一部

一九二四年十月的一天傍晚，一列火车从斯旺西^①沿着彭诺威尔谷奋力向前驶行，车厢里差不离已经空了，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从一节三等车的车窗里凝神注视着窗外。那一整天，曼逊都在旅途中，从北部^②到南威尔士去，他在卡莱尔^③和施鲁斯伯里^④换了两次车，但是到了这个令人乏味的行程的最后一段路上，他因为想到自己在这个地势险恶的异乡所担任的职位的前景，不禁更加激动起来了，这还是他医务生活中的第一个职位哩。

外边，一场大风雨从矗立在单轨铁路两旁的群山之间横扫下来，遮住了视线。山顶笼罩在一片苍茫的天空里，山侧因为采矿弄得斑斑驳驳，上面又凌乱地堆着大堆的矿渣，显得黝黑、荒凉，几只肮脏的绵羊在矿渣上踟蹰，白费气力地指望找到点儿青草地。四下里，一丛灌木，一片花草也瞧不见。由逐渐昏暗下去的光线里看去，树木显得象些瘦削矮小的幽灵。在铁路一个转弯的地方，一爿翻砂厂的红光闪进了眼帘，照耀出二十来个工人赤裸着上身，挺直身子，扬起胳膊，在那儿锤打。虽然那幅景象倏地一下便给一座矿井上面卷起的转动装置遮没了，可是一种紧张、生动的力的感觉却依然萦绕在人的心头。曼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心里也起了一大股奋发图强的心情，一阵突如其来的、按捺不住的喜悦从未来的希望里涌现出来了。

暮色降临下来，那片景象显得更生疏、更冷落。半小时后，车头呼哧呼哧地驶进了布雷纳力，彭诺威尔谷最末尾的一座镇市，也是这条铁路的终点。他终于到了。曼逊提起皮包，跳下火车，沿着月台匆匆走去，急切地寻找欢迎的迹象。在车站出口处的一盏被风刮得乱晃的灯下边，一个面色苍黄的老头儿，戴着一顶方帽子，穿着一件长睡衣般的雨衣，站在那儿等候。他用生了黄疸病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曼逊，说话的声音也很不自然。

“您是佩奇大夫新邀来的助理吗？”

“不错。我姓曼逊。安德鲁·曼逊！”

“啊！我叫托马斯，人家多半管我叫‘老托马斯’，真他妈的；我把马车^⑤赶来啦。坐进去吧——要是您不乐意淋雨的话。”

曼逊提起皮包，钻进了一匹高大而羸瘦的黑马拉的破马车。托马斯跟着上了马车，抓起缰绳，朝马吆喝。

“吁，吁，走呀，泰菲！”他说。

他们驾着车子穿过那个小镇驶去。安德鲁虽然很想瞧瞧镇上的情形，可是在倾泻的大雨里，可以瞧见的只是一些凌乱的、朦胧的灰色矮房子，排列在连绵不断的高山脚下。有一会儿，老马夫没有作声，只从雨水淅沥的帽檐下悲观地朝安德鲁连连瞥视。他丝毫不象一个走时的医师的漂亮马车夫；相反的，他又枯槁又邈邈，身上经常发出一阵阵特别而浓厚的油哈味。后来，他

① 斯旺西(Swansea):南威尔士的一处港口。

② 指苏格兰而言。

③ 卡莱尔(Carlisle):英格兰西北部的一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中心。

④ 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英格兰西部的一处城市，距伦敦一百六十三英里。

⑤ 原文为 gig，系一种轻便的双轮马车。

开口了：

“刚拿着羊皮纸^①吗？”

安德鲁点点头。

“我就知道。”老托马斯吐了一口唾沫。他的得意使他显得比方才神气而话多了。“先前的一位助理十天前走啦。他们多半待不了多久。”

“为什么？”安德鲁尽管心里不安，这会儿却笑了。

“我想工作太辛苦是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您这就会知道！”过了一会儿，托马斯象导游人指点出一所瑰丽的大教堂那样，扬起马鞭，指着一排房子最末的一所，一阵热气正从那儿亮着灯的小门道里冒了出来。“瞧见那儿吗？那是我老婆和我开的炸马铃薯片的小铺子。我们一星期炸两次。活鱼^②。”一丝从心眼儿里乐出来的笑容掣动了他的长长的上嘴唇。“我猜您不久也许就会想知道这个啦。”

大街在这儿到了尽头，他们转进一条高低不平的、短短的小路，费力地穿过一片荒地，然后走进了一所屋子的狭窄的车道。这所屋子孤零零地造在三棵智利松^③后边，离附近的那几排房子较远。大门上边写着布林高尔^④这个名称。

“就是这儿，”托马斯勒住马，说。

安德鲁跳下车来。他正打起精神，准备接受进门的考验的

① 指大学毕业文凭。西洋人重要文件过去多用羊皮纸，故云。

② 这是英国最普通的一种小饭馆，专门供应煎鱼和炸马铃薯片。

③ 智利松：智利产的一种长青树，枝叶茂密，高达一百五十英尺，学名 *Araucaria imbricata*。

④ 这是那所屋子的名称。

时候，前门忽地一下开了，他走进了亮着灯的门道，一个四十来岁、又矮又胖的女人笑盈盈地走上前来，很热情地欢迎他，她满面春风，两眼泼辣、明亮、闪闪发光。

“喂！喂！这位谁是曼逊大夫罗。请进来，亲爱一的大夫，请进来。我是佩奇大夫的太太。你路上不太辛苦吧。你来了真太好啦。自从我们早先请的那个糟透了的家伙走了以后，我差点儿都给急疯啦。可惜你没有瞧见他。我可以告诉你，他简直是块废料。哦！这会儿先别管他。你来了，这就没问题啦。来，我来领你上你的房间去。”

安德鲁住的房间在楼上，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里边有一张铜床、一个黄漆衣柜和一张竹桌子，桌子上边搁着一只脸盆和一个水罐。安德鲁四下瞥了一眼，这时候，佩奇太太钮扣般的黑眼睛正察看着他的脸色，他连忙想显得很知礼地说道：

“这屋子看来挺舒服，佩奇太太。”

“是呀，说的是呀。”她笑了，象母亲般拍拍他的肩膀。“你在这儿会出名的，亲爱一的大夫。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我这话说得再直率也没有了吧？现在，马上去见见老大夫。”她住了口，目光依旧游移不定地望着他，声音竭力显得很随便。“我不记得信里提没提过，事实上——老大夫近来身体不太好。”

安德鲁突然感到很诧异地望着她。

“哦，没什么大毛病，”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她便又很快地说下去。“他在床上躺了几星期。不过他这就要好了。这可没有错。”

安德鲁有点儿迷糊，跟着她走到过道那头去。她把那儿的一扇门推开，很快活地高声嚷道：

“爱德华，这位是曼逊大夫——咱们新请来的助理。他来见见你。”

那是一间陈设着老式家具的窄长的卧房，厚布窗帘^①密密地遮着，壁炉里生着一点儿火。安德鲁走进房的时候，爱德华·佩奇在床上慢吞吞地翻过身来，似乎费了很大的气力。他是一个瘦长个儿的人，约摸有六十岁，满脸皱纹，两眼疲乏、闪亮。整个儿脸上都显出痛苦和一种忍耐不住的神情。此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油灯的灯光射到枕头上，显示出来，他的半边脸脸色蜡黄、毫无表情。他的左半边身体也是瘫痪的，左手放在拼花被单上，干缩成了一只亮光光的圆锥体。安德鲁瞧着这些严重的、决不是新近才中风的症状，突然感到一阵惊慌。房间里很古怪地静了一会儿。

“我希望你会喜欢这儿，”过了一会儿，佩奇医师才这么说，他话讲得很慢、很费劲儿，字眼儿也有点儿含糊不清。“我希望你不至于觉得业务太重了。你还很年轻。”

“我今年二十四岁，大夫，”安德鲁很笨拙地回答。“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出来做事，唔——不过我可不怕工作。”

“嘿，你瞧！”佩奇太太笑着说。“我跟你说过吧，爱德华，咱们再请来的一位助理管保是挺不错的。”

佩奇的脸上现出了一种比先前更呆滞的神色。他盯着安德鲁。接下去，他似乎失去了兴趣，用疲倦的声音说道：

“希望你会长待下去。”

“啊呀！”佩奇太太喊起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她笑盈盈地、道歉般地回过身来望着安德鲁。“这只是因为他今儿精神稍许差点儿。可是他不久就会好起来，可以再给人瞧病啦。对吗，亲爱的？”她弯下身去，很亲热地吻了一下她的丈夫。“好！等我

① 厚布窗帘，原文为 chenille curtains，指绒绳织成的一种窗帘。

们一吃完晚饭，我就叫安妮给你把饭菜端上来。”

佩奇没有回答。他半边脸上那种麻木的神气，使他的嘴显得好象是歪的。那只好手摸索着想去拿床边桌上放的一本书。安德鲁瞧见那本书书名叫《欧洲的野禽》。在这个瘫痪的人还没有看起书来以前，安德鲁已经觉得自己应该退出房去了。

安德鲁下楼去吃晚饭的时候，思想混乱不堪。他是在《兰塞特杂志》^①上瞧见一条广告，才来应征这个助理职位的。可是在使他获得这个职位的通信里——这方面是由佩奇太太一手包办的——压根儿就没提过说佩奇医师有病。而佩奇确是有病，严重的脑溢血症使他根本不能执行业务，这是无可怀疑的。他得休养上好几个月才能恢复工作，如果他真个能再工作的话。

安德鲁竭力不去想这件蹊跷事。他年轻力壮，虽然佩奇生病也许会累到他身上来许多份外的工作，他却并不在乎。说真的，凭他那股热情，他倒指望有不少病人来找他看病。

“你运气挺好，亲爱一的大夫，”佩奇太太匆匆地走进饭厅的时候，很高兴地说。“今儿晚上，你就可以先做点儿轻松的工作。没有门诊。戴伊·詹金斯已经把门诊给办啦。”

“戴伊·詹金斯？”

“他是我们的药剂师，”佩奇太太相当随便地这么说。“一个机灵、瘦小的家伙。他还挺乐意干。有些人甚至管他叫詹金斯‘大夫’，不过他当然没法跟佩奇大夫比较啦。最近这十天，就是他把门诊和出诊给办了的。”

安德鲁带着新起的忧虑心情瞪眼望着她。他顿时想起了人

① 《兰塞特杂志》(the Lancet):英国的主要医学刊物之一，系外科医师托马斯·韦克雷(Thomas Wakley)所办，创刊于一八二三年。

家告诉他的，人家事先对他说的，在这些偏僻的威尔士山谷里行医的种种有问题的方法。这使他又费了一股子劲儿才忍住没有作声。

佩奇太太背朝着炉火，坐在餐桌上首。等她很舒服地挤坐进那张有坐垫的椅子之后，她欣然而期待地嘘了一口气，拿起面前的小铃叮玲玲地摇了摇。一个面色苍白、洗涤干净的中年女用人把晚饭端上来，她走进房的时候，偷偷瞥了安德鲁一眼。

“来，安妮，”佩奇太太喊着，一面把一小块松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塞进嘴去。“这位是曼逊大夫。”

安妮没有答话。她以缄默、克制的神气给安德鲁送上一薄片冷的白煮肋条肉。可是给佩奇太太的却是一块热气腾腾的葱烧牛排，还配上一瓶一品脱^①的燕麦烈啤酒^②。佩奇太太掀开她那碟特菜的盖子，馋涎欲滴地切着那块汁水很多的牛排，一面解释道：

“我午饭吃得不多，大夫。再说，我饮食还得注意。血液问题。为了血液，我不得不喝一点儿黑啤酒。”

安德鲁毅然决然地喝着凉水，嚼着那片满是筋的肋条肉。经过一刹时的愤怒以后，他的主要困难倒是如何抑制住自己的幽默感了。佩奇太太假装体弱多病装得过于明显，因此他一个劲儿地要笑，只好拚命硬忍住。

那一餐佩奇太太吃得毫无拘束，可是话却说得不多。后来，她用面包蘸着肉汁把牛排吃光，嘬嘬嘴唇把最后一口烈啤酒喝

① 品脱(pint):英国量名。一品脱等于三四·六五九立方英寸。

② 燕麦烈啤酒，原文是 oatmeal stout，系英国制的一种黑啤酒，对治疗神经痛据云颇有功效。

干，然后靠在椅子上，有点儿吃力地呼吸着，圆滚滚的小脸蛋儿显得红润、光亮。那会儿，她似乎打算逗留在餐桌上，来谈谈私房话，也许还想按着她那泼辣的作风来给曼逊下一个结论了。

她仔细端详着他，瞧见他是一个瘦削、笨拙的年轻小伙子，肤色黝黑，眉目相当紧凑，颧骨很高，下颏端正，眼睛碧蓝。尽管前额显得神经紧张，可是两眼抬起来的时候，却异常沉着和精细。虽然布洛德汶·佩奇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她所看着的却是一个典型的克尔特人^①。她尽管承认安德鲁脸上精神饱满、机警聪明，而最使她高兴的却是，他毫无异议地接受了那一薄片肉的态度，那是从三天前的一块陈肋条肉上切下来的。她心里想道，他样子虽然很饿，可是他也许倒是不难养活的。

“我相信咱们会相处得挺好的，你和我，”她很亲切地又说了一遍，一面用发针剔着牙齿。“我真需要点儿好运气来转变转变啦。”她随和起来，开始把她的烦恼告诉了他，还把这地方的业务情况含混、概括地叙说了一下。“早先一直真够呛的，亲爱的大夫。你不知道。佩奇大夫在生病，助理们又坏又不成，结果没有一点儿收入，只有支出——噫！你决不会相信的！我还得下功夫去使经理和矿上的职员们乐意——医疗费用就是打他们那儿来的——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她匆匆地补上一句。“你瞧，在布雷纳力这儿，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公司一总聘请了三位大夫，可是你知道，佩奇大夫是三个人当中最最有能耐的一个。再说——他在这儿待了有多少时候！差不多三十来年啦，我想

① 克尔特人(the Celts):雅利安族(the Aryans)的一支,古时居欧洲中西两部,现在散布于法国北境、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等处。此处指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英格兰人一向认为苏格兰高地人是一个强悍的民族,高傲、冷漠、顽强、好斗。

这可不含糊吧！这且不谈，这三位大夫乐意请多少位助理就可以请多少位——佩奇大夫这儿有你，尼科尔斯大夫请了一个自尊自大的家伙，叫作丹尼——不过助理们跟公司是向来没有关系的。不管怎样，象我刚才说的，公司打矿上和采石场上雇用的全体人员的工资里扣下一笔钱来，再把那笔钱按着职工们向公司聘请的三位大夫那儿登记的人数分配给大夫们。”

她因为知识贫乏，而肚子那会儿又太饱，所以说得很费劲儿，说到这儿便停住了。

“我明白这办法啦，佩奇太太。”

“那好！”她吃力而快活地哈哈笑了。“你用不着为这再去多费脑筋啦。你得记住的只是，你在给佩奇大夫工作。这是最要紧的，大夫。只要你记住你是在给佩奇大夫工作，那你跟我这个可怜的、小不点儿的人就可以相处得美极啦。”

曼逊默不作声、凝神注意，他觉得在她那种轻快、和蔼的态度下，她似乎既想唤起他的怜悯，又想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也许，她觉得她已经过于随和了，所以向时钟瞥了一眼后，直起身来，把发针重新插在油腻腻的黑发上。然后她站起身，声音不同了，几乎是命令式的。

“噢，格莱达街七号有人来请大夫。是五点以后来请的。你最好马上去瞧一瞧。”

二

安德鲁带着一种古怪的、几乎是宽慰的感觉立刻出去应诊。他来到布林高尔以后，心里给激起了种种离奇而矛盾的情绪，现在他倒很乐意借这个机会把这些情绪从心上排开。他对当前的

情况和布洛德汶·佩奇打算利用他来替残废的老大夫主持业务的这件事，已经有点儿怀疑。这是一个奇怪的局面，跟他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任何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都不一样。可是，说到头，他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除了这个外，别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渴望开始工作。不知不觉地，他加快了脚步，心里想着自己要去办的事感到很紧张，同时又为自己的理想获得实现而感到挺高兴——这，这是他的第一次出诊啊！

那会儿雨还在下着，他走过那片黑暗模糊的荒地，沿着教堂街朝佩奇太太含糊不清地指点的方向走去。在他走着的时候，他从黑暗里看到了点儿镇上的情景。店铺和小教堂——郇山堂、凯柏尔堂、希伯伦堂、伯特利堂、毕士大堂，他整整经过了十二所——以及一片大合作社和西郡银行分行，全排列在深山洼谷间的这条大街两旁。这种给深深埋在群山之间的这个裂罅中的感觉，实在是使人愁闷难堪的。四下里瞧不见什么人。在教堂街两面，垂直地横列着一排排蓝屋顶的工人住宅。远处，在山谷尽头的地方，一片红光象一把大扇子似的在黑沉沉的天空上敷展开来，布雷纳力赤铁矿^①和铁工厂就在那下边。

他来到了格莱达街七号，喘吁吁地在门上敲了一下，立刻便给让进了厨房。厨房里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病人便睡在那儿的一张床铺上。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是一个名叫威廉斯的炼钢工人的妻子。安德鲁怀着一颗卜卜跳动的心朝床边走去，他深深地感觉到那一刹那的重大意义，那是他生活中的真正起点。以前，当他待在一群学生中间，在兰普劳教授的病房里看示范教

① 赤铁(Hematite):矿物名,成分为氧化铁,色赤黑至红色,含铁甚富,为炼铁之重要原料。